

打开一本线装的乡愁

徐虹雨



穿紫河已成为城市碧玉带。

常德市委宣传部供图

城市总是临水而建。家园的故事，便时常与河流有关。

我的家乡，湖南常德，是一座丰水型城市。枕长江，倚洞庭，挽沅澧两水。

我的生命，与一条河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那就是穿紫河。上班的地方，在穿紫河畔；居住的家园，亦在穿紫河畔。

穿紫河，如一本线装的乡愁，将老常德人记忆中的家园浓缩在河畔。麻石路、吊脚楼、风雨桥呈现在眼前；常德高腔、常德丝弦、澧州花鼓萦绕耳畔；糖油粑、桂花糕、芝麻糖留唇齿。老常德的景，老常德的曲，老常德的味，老常德的乡愁，就这样被一一激活。

十多年前的穿紫河，却是另外一番模样，河水黑臭，鱼虾翻肚，河畔的人家纷纷搬离。它曾一度是当地人心里纠缠的“结”。

一条河，如何解开人们的心结，让他们能触摸到一座城的体温、看得见一个时代的乡愁？

河之殇

穿紫河全长17.3公里，与常德的母亲河——沅水一堤之隔，东北角与“中国城市第一湖”柳叶湖相通。

它曾是一条奔流千年的古运河，名字取自唐诗。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被贬常德，自然山水慰藉着诗人的心。他在《采菱行》中吟诵：“白马湖平秋日光，紫菱如锦彩鸳翔。”取诗中“紫菱”之意，穿紫河得名。

这条紫菱如锦的河，却曾一度漾不起碧波。

祖祖辈辈住在穿紫河畔的胡泽喜一家，见证了穿紫河的变化。

在他祖辈的眼里，穿紫河是金色的。他的爷爷曾是穿紫河边的扳帮客。穿紫河边，曾有许多臂膀静静地泊着。撑开臂网的竹架如同伸向金色河道的大手，打捞河里丰盛的鱼虾。

在他父辈的眼里，穿紫河是银色的。那时，河里的鱼虾渐渐少了，他的父亲当上了篾匠，编些箩筐、竹篮，用船载了，天还未亮就一桨一划划动水波，赶往集市。每一桨都泛着月色银白的光。

在他这一辈的眼里，穿紫河是黑色的。河流沿线脏水直排河中，翠绿的水葫芦塞满整个河道，鱼虾死亡，黑色的河水泛起一阵阵腥臭。

穿紫河颜色变化的背后，是人们对这条河流的一次次“拦腰截断”。

为了解决灌溉与防洪问题，常德历时两年修建了新河，穿紫河水系源头从此受到人工调控。

为了解决丹洲内涝与穿紫河防洪问题，常德市又修建了新河。至此，穿紫河被切断，失去源头补给。

随着城市扩张，穿紫河上游多处被遮盖，下游被填埋而改道，或围堤为塘，或掩土为田。河道缩小，污染加重，最为严重时，穿紫河沿线密密麻麻分布着118个排水口。直排河中的雨

污混合水，使得河水变黑发臭，河床淤积越高。曾经自由呼吸、欢快奔流的穿紫河，失去了活力，在城市腹地沉重地喘息。

河流，是城市的眼睛。胡泽喜看见了一座城市的眼泪。

河之变

如何才能再现诗人笔下“紫菱如锦彩鸳翔”的美丽画卷，擦干一座城市的眼泪？沿河的人们期待着。

武陵区紫桥小学的陈瑛老师，工作的学校与生活的小区均在穿紫河畔。她还是常德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的会长，深知水质的重要性。穿紫河黑色发臭的水体，曾让她不堪其扰，想搬家远离穿紫河。“就算家搬了，学校还在那里啊！”穿紫河，一度成为她心里的疼痛。

和胡泽喜、陈瑛一样疼痛的，是穿紫河两岸30多万居民。

终于，他们看见了变化！

2004年，常德市把目光投向世界，向德国汉诺威学习。这是一座在城市水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城市。同年，“欧盟援建亚洲水环境项目”在常德启动，城市水治理工程正式推进。

2013年，中国政府提出建设“海绵城市”。两年后，全国选取了16个城市作为试点，具有城市水治理丰富经验的常德是其中之一。

常德运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，推进“水生态、水安全、水环境、水文化、水资源”五位一体建设，提出“水安、水净、水亲、水流、水游、水城”建设目标，倾全城之力，实施“活水、净水、蓄水、排水、亲水”五大工程。改造中的穿紫河，不仅逐渐恢复了自洁功能，还像一块巨大的“海绵”，消纳着城区的超量雨水。

穿紫河是城市的眼睛，他们是穿紫河的眼睛。胡泽喜、陈瑛时常站在穿紫河岸边，见证工程的进度。

曾经成片翻着白肚的死鱼不见了，曾经密密麻麻覆盖河面的水葫芦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岸边栽种的可以净化水质的芦苇，芦苇下布满了天然滤料、松散石块、渗水管、导流管等生态滤池设备。从泵站提上来的雨污混合水，经过这片生态滤池后，排入穿紫河。穿紫河奔流起来，清澈起来，不再是藏污纳垢的“龙须沟”。

与穿紫河一并变得清澈的，还有常德城的其他水系。沅江、柳叶湖告别了污染水体的餐饮船，滨湖公园的内湖引入了海绵城市的治理模式……无论是有名气的河湖，还是无名气的堰塘，都变得清澈起来。

2018年10月，常德市获评全球首批“国际湿地城市”，并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很多专家表示，城市水治理是人类面临的普遍难题，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，常德在城市水治理和湿地保护方面探索出的有效经验，值得世界各国借鉴。“世界自然基金会也会将常德管理经验和成功范例推广到国际社会。”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淡水政策总监穆鲁文·迪恩说。

穿紫河变了，昔日沉重的喘息终于变为自由的呼吸，“白马湖平秋日光，紫菱如锦彩鸳翔”的画面终于又回来了。沿河两岸居民终于可以枕河安眠，畅快呼吸。

承载常德人乡愁的一条街，最有特色的便是河街。

清代嘉庆《常德府志》记载：常德沅江岸边，一边是水，一边是城墙，从东门到大西门是绵延两公里长的繁华河街，依次为大河街、小河街、麻阳街。

常德沿沅江而建，许多年以来，常德的商业圈都是以沅江码头为核心，由沅江上游至下游有20余座码头。河街居住的大多是与水、船相关的人，做的是与水、船相关的生意，听到的是与水、船相关的气味。昔日千米的河街，曾汇集41种行业，云集近200户的富商、巨贾。那时，河街被民间传说称为“银子街”，写尽旧时常德的风流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沅江水运逐渐衰落。那曾经满江的风帆，都去哪里高举？那曾林立的桅杆，都去哪里乘风？那曾拍浪的木架，又都去哪里击节而歌？那曾摇碎一波船槽，又去了哪里……江面静了下来，在微风中，荡起微微涟漪。曾经的喧嚣，仿佛如梦般地沉没了；曾经的沸腾，仿佛如谜般地消散了。

水运衰落，常德码头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失去，大河街、小河街的繁华不再。

这条被文学大师沈从文誉为“湘西大码头”的古老街巷，是常德人民抹不去的乡愁。这抹不去的乡愁，随着沅水边大河街、小河街、麻阳街的消失，而成为记忆。

重观记忆，激活乡愁！

2015年，常德启动河街建设，将老常德人记忆中的老街，从沅水边“搬迁”至穿紫河畔，让常德老城的历史与文化，在城市腹地复活。

得知河街即将复活，91岁的画家黄永玉欣然提笔，为自己的出生地题写街名“常德河街”。

沈从文笔下的《老街记忆》在穿紫河畔复活。上南门口真实还原了曾被沈从文称为“湘西大码头”的常德河街场景和码头文化。码头上的男人，有的拉纤，有的卸货；码头上的女人，热情地招揽着客人，吊脚楼上灯影绰绰。重生的河街，林立的商铺之间，严格按史料复建的麻阳会馆、鸳鸯走马楼等核心建筑，依稀可见当年戏院、洋行、税局、会馆、茶楼、客栈遍布河街的盛况。传统的非遗元素、民间的风味小

水之舞

吃，也一点点植入这条新生的“老街”。

除了恢复老街面貌，河街还引入了船。只不过，船不再是昔日通江达海的商船，而是旅游观光船。

乘船而行，感受这条街的古雅与现代。

在河流剧场，一场风灯光实景秀《常德记忆》让人跨越千年，遇见一个不一样的常德，那是沈从文笔端的常德、黄永玉记忆里的常德。

穿紫河沿线9公里的河道两岸，设置了水韵常德、老街记忆、梦回古音、樵夫遇仙、月伴丝弦等实景舞台，折子戏、常德丝弦、常德汉剧等老常德的剧、声、光、电等现代化的设备，常德本地民俗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，给游客沉浸式的真切感受。

河上的桥，绘制一幅人文乡愁的画卷。

常德打通内河水系，连通新河、白马湖、穿紫河、柳叶湖、沾天湖，开辟往返航道45公里。穿紫河从东至西建有14座桥梁，每座桥自有风韵。穿紫桥，是穿紫河上的一座多孔桥，布置了15个小桥孔。桥孔倒映水面，似日月连珠，如蛟龙掠水。七里桥，是一座具有明代建筑风格的风雨廊桥，古色古香的翘檐、仿木的廊柱、鲜红的灯笼，无不流淌着时光感。姻缘桥，常德的爱情桥，相传当年狐仙胡秀英就是在这座桥上巧遇花山砍樵归来的刘海，两人一见钟情。

最具特色的，还属长胜桥、遇仙桥等9座桥。它们的特色，来自桥底的“画廊”。国内数位知名艺术家、壁画家结合常德本土文化，将一幅幅老常德的画卷绘制于桥底。乘船穿桥而过，抬头仰望，历史典故、人文传说、民间故事、生活百态等，以浮雕、镶嵌、手绘、釉陶等形式呈现，体现“历史、人文、乡愁”的主题。9座桥廊成画廊，船行其间，如行画卷。

一条河，在城市的腹地流淌乡愁。一座城，在水波荡漾中活色生香。

沿着河流行走，或过廊亭，或遇戏台，或聆听刘海砍樵的传说，或邂逅车胤囊萤的故事，或阅读寻菱七里的典故……河街，犹如一本翻开的书籍，展示它厚重的文化与灵动的形态。

无论是胡泽喜，还是陈瑛，都成了祖辈留在常德的记忆，在祖辈曾生活过的地方，替祖辈见证一条河的流淌、一座城市的变迁，替祖辈守望记忆中的乡愁！

环卫工人正在穿紫河上打捞垃圾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

环卫工人在穿紫河上打捞垃圾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

环卫工人正在穿紫河上打捞垃圾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

环卫工人正在穿紫河上打捞垃圾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

环卫工人正在穿紫河上打捞垃圾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

环卫工人正在穿紫河上打捞垃圾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

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



简介

筼竹书院位于湖南湘阴。北宋邑人邓咸为“训族子弟及四方游学士”而建于筼竹驿。时湘阴县学未建，“建业之士，惟归书院”，江夏(今湖北武昌)冯京、安州(今湖北安陆)郑鲜亦不远千里负笈从游其中。后知县王定民重建，“堂斋舍创作有次”并新辟孔子庙，自撰《筼竹书院记》以记其事。自后“又后其庙立学，于以育士其中焉”。县学兴而院渐废，惟筼竹江至今犹名书院潭。

筼竹悠悠

张一湖

站在湘阴县城，向西南角张望，那里是一道清秀的山梁。山梁向南延伸入水，其外侧是湘江，内侧是东湖。山梁上曾长满了青翠的竹子，清风徐徐，绿波漾漾，薄雾冉冉，弥漫芬芳，人名之“筼竹岐”。

《乾隆湘阴县志》载：筼竹岐在城南三里，世传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，采筼竹于此。旧有祠，后改为筼竹书院。

湘阴立县于南北朝动乱时期，立县之初，是否置有官私学校，无从知晓。唐代教育制度相当完善，那时的湘阴县肯定是有官学和社学的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现存的史志都缺乏相关的记载。所以，古代湘阴教育，有史可据的，只能从宋代说起。

宋真宗天禧年间(1017年—1021年)，东汉大将军、罗侯邓鹭之后，湘阴人邓咸在县城筼竹岐创办了“筼竹书院”。这是自宋代以来湘阴县城的第一所学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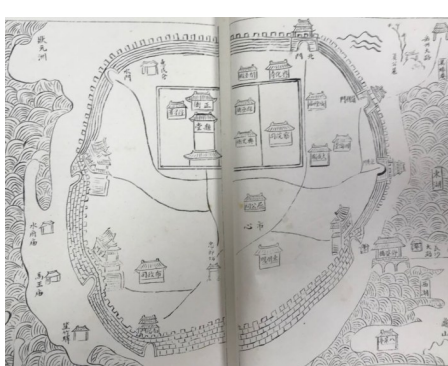
筼竹书院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人才。书院不仅对本宗族招收生员，远在湖北的学子郑鲜、冯京也在此就读，他们后来都中了状元。冯京是罕见的“学霸”，“自乡举、礼部至庭试，皆第一”，为北宋最后一位进士及第的状元，官至参知政事，拜太子少师；郑鲜“少俊负材，词章豪伟峭整，流辈莫敢望”，为北宋名臣、著名文学家。筼竹书院亦因“一院双魁”成为儒林佳话。

宋神宗元丰年间(1078年—1085年)，王定民到任湘阴知县。刚到任，他就主持重修了黄陵二妃祠。随后，湘阴士绅请求重修筼竹书院。由于筼竹书院原位于河边，经常遭到洪水侵袭，原址已经不适合办学了。县城内的舜祠前有一块地，但又太过窄小。当时，黄陵二妃祠刚刚重修，王定民灵机一动，将舜祠的神像从舜祠移到黄陵祠，让舜帝和二妃团聚。然后，将舜祠改建成孔子庙，庙后重建筼竹书院。儒家道统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”，湘阴文庙，前本舜祠，后成孔庙，正可谓“祖宗一体”，渊源尤厚。王定民于“元祐改元”(1086年)作《筼竹书院记》。

王定民重建的筼竹书院，跟邓咸创建的筼竹书院，在性质上有了根本的不同。邓咸所建书院为私学，也称社学。王定民所建则为官学。尽管王定民当时并没有明言为官学，甚至仍旧使用了“筼竹书院”的名称，但相关史实和文献记载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其一，王定民创建了孔子庙。自唐代始，官学必须建孔庙，“学在庙中，庙中有学”，学庙合一。而私学，如筼竹书院，则不需要建孔庙。其二，《湖广通志》称“后废书院置学”，也就是废止书院、改置为官学的意思。其三，在明朝嘉靖年间纂修的《湖广图经志书》中，王定民记重修筼竹书院一文，其标题赫然就是：“初建儒学记”。儒学即官学，县一级的官学称县儒学，亦称县学。以上三点，都说明王定民所建为官学。

还有一点很重要：宋朝官学真正普及到县一级，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(公元1102年以后)，王定民重修筼竹书院时，湘阴县还不被允许或者不具备条件创办县学，所以，王定民只能将新建的学校仍然称作“筼竹书院”。此后，到了宋徽宗“崇宁兴学”时，筼竹书院就自然而然地转为正式官学了。所以，王定民实际创办了宋代以来湘阴县的第一所官学。清代郭嵩焘所修《湘阴县志》也持这样的观点，该《志》说：“宋元丰八年，知县王定民建立筼竹书院，实为湘阴置学之始。”



《康熙湘阴县志·舆地图》左下之“筼竹驿”，即邓咸所建筼竹书院旧址。(资料图片)

让国潮更好赋能网络文学创作

周慧虹

网络文学问世之初，人们普遍认为网络写作只是些低俗或娱乐性质的文字游戏，缺乏优秀作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许多人的刻板印象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，这既缘于网络文学创作始终追求求变，同时，也与有些创作者有意识地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寻富矿不无关系。

上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布《2023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》，报告从价值定位、内容题材、创作生态、IP产业和网文出海等层面，清晰展现了中国网络文学产业最新发展脉络。报告显示，现实、科幻等多元题材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持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多元题材，“国潮”写作形成年度风尚。

的确，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与阅文集团主办的“阅见非遗”第一届征文大赛，就收获了6万部非遗题材作品，涉及京剧、木雕、造纸技艺、狮舞等127个非遗项目。尽管，“国潮”成为2023年网络文学写作的一个关键词，但事

实上纵观以往，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就已融入国风韵味，《茗门世家》的茶文化传承，《枕水而眠》的书法笔墨情怀；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等热门网剧的原著小说，更是以古典诗词表达青年人的所思所感。

何谓国潮?“国”，与家国、民族相连，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，体现着根脉之源和身份标识。“潮”，以文化产品凝结情感连接与价值认同，同时外显为一种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。一些网络文学作者在创作中积极融入国潮元素，既使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学中得到多样化表达，令优秀传统文化“活起来”，同时，也增厚了网络作品的文化底蕴，助力网络文学拥有了新的可读性。

作为通俗文学，不可否认，网络文学具有消费性、娱乐性，与此同时也要看到，经过多年发展，无论是从优秀作品的涌现还是文学地位

的确立来看，都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，网络文学的形象得以不断刷新。这种形势下，作为网络文学创作者应该顺势而为，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，将传统文化与时代语境下的适宜表达有机融合，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加以运用，无疑甚为可取。

国潮与网络文学牵手，如此发展态势固然令人欣喜，不过，想要使国潮更好地赋能网络文学创作，目前还面临着一些问题。就创作群体而言，由于网络文学所具有的开放性，不论何人只要乐意就能无障碍地投身于网络文学创作，就能随己所愿对外展示自己的创作结果，如此一来，未免导致网络文学作者及其作品的泥沙俱下。有些创作者因其文化积淀不深，不了解传统文化，不善于借力国潮提升创作质量，制造出一些庸俗、低俗和媚俗的文化垃圾，污染网络文学生态。就创作技能来看，也

还存在亟需提升的空间。

以“诗入小说”为例，中华诗词作为一种表征古典语境的文化元素，与穿越网文具有天然的耦合性，“诗入小说”也就成了历史穿越小说的自然选择，但据观察，在一些网络小说中，诗的内容与小说叙事通常并不相关，纯粹沦为穿越者的“道具”，这种割裂诗词与小说叙事、美学追求整体关系的倾向，应予改观。

“文学之于人也，譬乎药，善服有济，不善服反为害。”网络文学欲使人“善服有济”，首要的还在于提升本身质量。而要提升作品质量，其创作者就不能不增强责任意识，不能不谦逊好学好学，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处、深处耕耘，在此基础上，借力国潮元素探索和表现社会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。如此，更易创作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，让人们感受美好，也让网络文学走向愈益光明的未来。

